

追记王富仁兄的三句话

■陈平原

记忆从来不太可靠，更何况是在怀念师友的时候。很多烙在心头的印记，自以为确凿无疑，其实是多年辗转反侧、不断剪裁修饰的结果。若没有日记或录音，说某人在某个特定时刻说了某句名言，那大都是经过岁月浸润，夹杂了某种个人感情。我追记王富仁兄的三句话，自然也在此列。

我的朋友中，言必称鲁迅的有好几位，且引证时大都八九不离十。据说上一辈学者更厉害，可以当活字字典信赖。到我这一辈，即便特别喜欢鲁迅，出过好几本研究专著，也都做不到这一步。引鲁迅的话而能“出口成章”，这与鲁迅写作的“语录化”有关。不是所有名著都能被随意摘引且广泛流传的。就像《世说新语》中人物一样，鲁迅的许多言论让你过目不忘，关键时刻很容易涌上心头。

大概是受研究对象影响，鲁迅研

究者中，不乏提炼粤语佳言的好手。王富仁兄便是其中一位，他的很多精辟犀利的言谈，传播力远超专业论文。我与王富仁兄的交往，说多不多，说少不少。1984年秋北上求学，因老钱、赵园等师兄师姐的关系，我很快结识了富仁兄。记得80年代末，还曾一日记或录音，说某人在某个特定时刻说了某句名言，那大都是经过岁月浸润，夹杂了某种个人感情。我追记王富仁兄的三句话，自然也在此列。

我的朋友中，言必称鲁迅的有好几位，且引证时大都八九不离十。据说上一辈学者更厉害，可以当活字字典信赖。到我这一辈，即便特别喜欢鲁迅，出过好几本研究专著，也都做不到这一步。引鲁迅的话而能“出口成章”，这与鲁迅写作的“语录化”有关。不是所有名著都能被随意摘引且广泛流传的。就像《世说新语》中人物一样，鲁迅的许多言论让你过目不忘，关键时刻很容易涌上心头。

中国西部文学的风景线

■丁帆 马永强

在书写《中国西部新文学史》(《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修订版)序言时，我们的思绪常常不自觉地游离到文学之外。遥望西部，内心涌动的不仅仅是好奇诡异的自然造化的神往，还有对层层累积的历史文化、多民族色彩不断探寻的冲动。地处欧亚内陆的中国西部，从人类的童年开始，就是一块生长英雄和英雄史诗的高地，一块放牧着野心和激情的高地。

这里曾是人类文明的交汇地之一，世界古代四大文明在此留下了碰撞、融汇的历史印记。古“丝绸之路”既是连接东西方的玉石、丝绸、瓷器、香料等贸易之路，也是古代中国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枢纽和文明交往、文化交融的大动脉。无论是“喜馬拉雅运动”与青藏高原的隆起，还是昆仑神话对中华民族起源的哺育与想象，从远古的地质变迁到人文化地“根”的溯源，一切都充满了神秘的昭示意义。

这里还是珍稀动植物的“海洋”，1925至1927年，美国植物学家、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在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迭部一带流连忘返，他由衷地慨叹：“我平生未见过如此绚丽的景色。如果《创世记》的作者曾看见迭部的美景，将会把亚当和夏娃的诞生地放在这里”……

总有一些隆起的高地牵挂着我们的梦想，因为文明进步的阶梯在此完成。人类进化源头产生裂变时的巨大能量——文明的光芒始终照耀着人类的旅程。考量人类文明的进程，缺失了什么？丢掉了什么？这是人类经常面临的课题。就像一个人，虽然到了暮年，但总忘不了童年，因为童年孕育着巨大的光芒和能量，滋养了一个人成长的历程。人类也无法忘掉或者抛弃自己的童年，不管走得有多远，也需要在此寻找力量。文明的进程就是在这样的不断回望中完成。

对于中国西部文学的持续关注也正是源于以上思考。由于种种原因，现行的现代文学史无论是在有意识层

两个米斯特拉尔

■路文彬

初识米斯特拉尔是因为一本薄弱的诗集《柔情》，其中，流露出无限母爱柔情的《摇篮曲》等篇章当即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个米斯特拉尔的全名叫加勃列拉·米斯特拉尔(Gabriela Mistral)，她是于1889年出生在智利北部艾尔基山谷一个小乡村的早慧诗人，14岁即开始写诗发表，25岁凭借《死亡的十四行诗》一举成名。1922年，她出版了首部诗集《绝望》，《柔情》是她于1924年出版的第二部诗集。1945年，米斯特拉尔因“以热烈澎湃的情感所孕育出的抒情诗篇，让她的名字成为整个拉丁美洲追求的梦想的象征”，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结果成为拉丁美洲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西班牙语作家，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女性作家。

1954年，米斯特拉尔出版她人生中的最后一部诗集《葡萄压榨机》，诗风依然在谋求着精进和纯化。1957年，年近68岁的她客死美国纽约，遗体随即被运回智利举行国葬，又于次年遵其遗愿安葬在她艾尔基山谷的故土。

爱、自然和死亡，这是米斯特拉尔一生未变的书写主题，尽管终生未婚，但她却始终未曾停止过对于爱情和母爱的渴望与体验。她用多舛的一生诠释了爱即信仰的自由真谛。

后来，我又读到为米斯特拉尔所作的诗歌，但作者却被称为法国诗人，且也获过诺贝尔文学奖；起初，我以为是编辑犯了错，可读着读着，却发现这首诗有些异样，同我熟悉的那个米斯特拉尔完全不像一回事。于是，我开始着手调查眼前的这个米斯特拉尔。终于，我发现的确还有另一个米斯特拉尔，他的全名叫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Frédéric-Mistral)，1830年出生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马雅纳。

1852年，他发表了第一首长诗《普罗旺斯》，随后又用7年的时间创作出长诗《米赫尔》，也正是这首诗作为他赢得了世界性声誉。米斯特拉尔因此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的一致青睐。颁奖词中是这样肯定《米赫尔》的：“……这部作品真正的艺术魅力体现在作者串联故事时所用的绝妙手法，以及诗歌向我们展现出的普罗旺斯那迷人的风光与记忆，还有当地流传多年的古老风俗以及这里淳朴的民风与生活。”

经苦难，不断挣扎与探索，才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尤其是将生命与学问融合在一起，后世学者不一定做得到。这是我们的强项，不改初衷，不求时尚，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金光大道”。此话深具历史感与思辨性，在座诸君很受鼓舞。二十多年后，我在北京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分别开讲“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其中谈钱理群、洪子诚、王富仁、赵园、吴福辉那一章，我专门引述了王富仁此言，作为一代学人的标识(说不定还可以作为墓志铭)。

第二句话不记得具体地点了，大约是90年代中后期的北京，某次朋友聚会，酒酣耳热之际，聊起新文化运动，富仁兄又高谈阔论起来：对于鸳鸯蝴蝶派，就是要打压，狠狠地打压，否则新文化怎么建立合法性？那些平等看待旧体诗与通俗文学的说法，纯属书生之见，平和到近乎平庸的地步。这话过于强调策略性，且完全站在新

实我们的研究只是打捞了人类文明长河中一些闪烁的贝壳而已。所以说，时过十多年的再一次大规模修订和补充，就是我们不断追踪、思考的结果，也是对这一承诺的兑现。本次修订的一个重点是将西部文学史的书写时段，由初版“文学史”的截止时间2003年拓展至当下，修订版增加了三章15节16万字的内容，对四个章节给予了大幅度修改、删减，还对通篇文字进行修改和补充。修订版“文学史”更名为《中国西部新文学史》。正如研究者说的，十多年前，这一部文学史的写作价值远远超越过时代的意义，而今，源自文化自觉的“重新写作”依然如此。

十余年来，西部文学涌现了大量新生代作家，部分西部作家的创作也发生了很多改变和突破。所以，此次重新修订的内容之一就是补充了自2003年至今出现的新晋作家作品、老作家的创新与变化，以及推动西部文学发展的现代文学制度如文学期刊、社群、文学活动对西部文学的影响等。《飞天·大学生诗苑》是文学期刊中新增的内容之一，这个栏目曾刊载约1100人的2300多首诗歌，涉及30多个省市的500多所高校，包括港澳和旅美大学生。一批已有影响的青年诗人如叶延滨、徐敬亚、叶舟、于坚、王家新、海子等人都可从《大学生诗苑》寻觅到当年脱颖而出的踪迹。可以说，《飞天》是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个重要阵地。这一次修订，在原文学史1949—1979期间增加了“西部想象与别具一格的文学书写”一节。井上靖、梁羽生、金庸三人进入西部文学史书写视阈，是因为他们具有很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几位作家都未到过西部，而纯粹却又成为他们的书写对象；他们在这一时期的写作风格，为1949年以后三十年间的中国文学书写和文学史书写所独见。日本作家井上靖的《敦煌》系列和《楼兰》系列小说曾在日本掀起了“中国西部热”“敦煌热”，实际上他本人是1977年才来到中国的，应该看到那些历史小说是来自于他对中国西部的想象。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有35部，其中天山系列有20部，而纯粹以天山为背景的有12部。金庸的《白马啸西风》这部小说的

凭借对于一种方言俚语的执着，他向世人证明了每一种“渺小”本身的存在价值。他成功地让宏大听到了渺小的声音，进而也让渺小丰富了宏大。

再后来，重读智利的米斯特拉尔时，我在关于她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里惊讶地发现，这篇颁奖词其实一开篇便提及了这两个米斯特拉尔：“一天，一位母亲的眼泪使一种被社会轻视的语言，由于诗歌的力量而重获尊严，并赢得了荣誉。据说，米斯特拉尔，两位同名并同样具有地中海气质的诗人中的第一位，当时还是年轻的大学生，用法文写出了第一批诗句，使母亲潸然落泪。实际上，她不过是朗格多克一位无知的村妇，并不理解这种精致语言背后的魅力。从那时起，她的儿子决定使用母语——普罗旺斯语来写作……”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年轻时代的加勃列拉·米斯特拉尔显然是受到过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影响的。而且，她的原名是卢西拉·戈多伊·阿尔卡亚加，加勃列拉·米斯特拉尔只是她正是开始创作时启用的笔名而已。那么，从这一笔名我们也不难推断出她向这位法国前辈所表达出的由衷敬意了。

文化人立场，不太符合我对历史学家的想象。不过，这让我想起陈独秀“老革命党”的气质，“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第三句话产生于2009年4月，我在北大召开“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富仁兄欣然与会并发表精彩论文。会议空隙中，富仁兄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对于社会上各种借“国学”名义而泛起的沉渣，北大不能沉默，应奋起反击，这是你们的责任。别的学校随风起舞可以原谅，你们北大应该中流砥柱。若你们只顾书斋中的学问，不管沉渣如何泛起，总有一天，我连沉渣带这不作为的北大大一起骂。

如此自信、执着、激愤，确是斗士姿态。随着富仁兄这一代学人逐渐离开舞台，那种坚守鲁迅立场，是非曲直、棱角分明，兼及书斋与学问的取向，越来越少了。念及此，格外怀念富仁兄。

故事就完全发生在新疆。当然，金庸其它作品中涉及西部的篇幅没有《白马啸西风》这么重，但这些都足以显示西部是他写作的重要文化符号和想象空间。重新修订的另一个深刻原因在于：西部文学本身蕴含的深刻文化象征意味。作为美学精神的内化——西部风骨，已经成为西部文学、西部文化对于中国文学和文化最大的馈赠和贡献。

自上个世纪80年代掀起的“西部文学热”到新世纪的今天，中国文学一直存在一个显性与潜藏着的“精神上的西进”，向西部寻找精神资源和动力，寻找生命的力和美，寻找诗性浪漫主义和梦想。因为西部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是一个精神的高地，是英雄史诗成长和流传的高地，是这个文化消费时代的“存”与“真”。西部蕴藏着最丰富的文学内容，是文学的富矿。从文明史的视角看，西部文学具有“活化石”的意义。长期以来，这是一个被忽略的领域，理论界对此关注不够。而西部作家深陷其中，由于没有外在文明的参照，创作视野也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一现状是“文明差序格局”和中国文学的地域空间造就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呼唤并期待：西部的作家能够用自己的文学智慧和恒定的价值观理念创作出无愧于一个大时代的鸿篇巨制，不要忽略脚下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描写的重要元素——那个能够创造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富矿——原始、野性的自然形态和尚未被完全破坏的文化形态所给予的审美观照。在这一点上，我们比较认同“茅盾文学奖新人奖”获得者刁斗对此作出的呼吁，他说：“西部特色”将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所指……那些亘古与恒常的准则，永远会作用在我们的审美中”，“在主题表达中，坚持一个中国作家应有的人性价值立场是毋庸置疑的；而重要的是在题材领域里我们在多种选择中，可能自然生态的描写、风景、风俗和风俗的描写应该成为我们的长项；而浪漫主义的描写方法也应该成为恢复中国现代文学此类缺失的重要元素。所有这些特质的发挥，一定会使西部文学的特征予以凸显，使其成为中国文学发展新的迷人的风景线”。这也正是我们追寻和期待的。

诗的鲁迅 鲁迅的诗

——听大型交响诗《鲁迅》

■张梦阳

2017年9月25日，鲁迅先生诞生136周年纪念日。晚上，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里，满厅的人们，屏气凝神，倾听大型交响诗《鲁迅》全球首演。

静谧的小提琴齐奏拉开了交响诗的序幕；社戏。听众仿佛进入了绍兴水乡；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的向船尾跑去了……响起了长笛声，宛转，悠扬，使人们的心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笛声一起弥散在含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气里。看见远处戏台上拂袖长舞的女吊……

朦胧的夜色中，传来了男中音的浑厚歌声，闰土出场了。“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海边的沙地，碧绿西瓜，/月亮底下少年闰土，项带银圈，手提钢叉，/尽力刺向在咬瓜的猹……”

歌声忽然转低：“闰土紫色的圆脸/早已经变作灰黄；/极薄的棉衣，头顶破毡帽，/终于将长烟管靠在桌旁/他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恭敬起来，叫了我‘老爷’！……”声音陡然颤抖，令人感到鲁迅当年听到这一声“老爷”时的寒噤！呵，闰土和当年的小伙伴已经是两个阶级的人，隔膜起来了！而闰土是多么苦啊！“兵、匪、官、绅，苛税、饥荒……”“觉得苦，却形容不出。”

当年旧中国的荒寒景象呈现在人们眼前，国人都渴求着希望。然而，“希望，/无所谓有，/本是/无所谓无；/正如地上，/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鲁迅关于“路”的名言，激发起人们的思考。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怎样使国民醒觉？

既懵懂，又抗争的阿Q出现了！响起了逗趣、愤懑的低男中音：“我阿Q，哈哈！/赵大爷原来是本家，/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赵大爷说我哪里配姓赵，/跳过来，给了我一嘴巴，/我却从此出了名。/儿子打老子，/现在的世界大不成话！……”开口几句，就把阿Q被欺辱、损害又靠精神胜利法自我麻痹的阿Q典型形象活画出来了！

阿Q三次重复“我手执钢鞭将你打！”，表现了他对压迫的愤怒，对不准他造反的不平和对糊里糊涂被杀的无奈。短短几句话就把阿Q极为复杂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实属不易！

女中音的歌声引出了祥林嫂。让她反复悲吟“我真傻！”坦露出了这个悲惨又可恨的被压迫妇女的灵魂；对世上的惨害遭遇无法言说的悲痛，渴望到地狱里与家人重逢。

闰土、阿Q、祥林嫂这些受苦的人，象征着地火在燃烧，自然引出了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濮存昕的配乐朗诵《野草》：“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而将地火的奔突推向高潮的，是男高音、男中音、低男中音三位歌者的对唱、重唱、齐唱：眉间尺唱“窗外的星月和屋里的松明”，要用雄剑砍在大王脖颈，给父报仇！黑衣人唱“看月亮已从那边出现”，我要给你父亲报仇，“只要你给我你的剑，你的头！”眉间尺毫不犹豫地唱：“你要给我报仇，/只要我的剑，我的头！/青苔上坠落我的头，/这青剑就交给你去报仇！”黑衣人提着眉间尺的头和剑，哄骗无聊的大王，看鼎中孩子的

头嫣然一笑，举剑将大王头砍入鼎中，自己也青剑一挥，头颅落入鼎里。三个人头在鼎中撕咬、起伏，齐唱：“三个头骨，金棺同葬，/和王同享，祭礼瞻仰。”最后在“哈哈哈哈哈！”的高歌中把交响诗推向高峰，奏出最为精彩的华章。

于是，由高转低，由烈转静，出现了“朝花夕拾”的抒情乐章。这是旋律最为优美的一段，如诗如画，如怨如诉，小提琴优美的琴声令人想起“百草园”那蝉鸣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

余音袅袅中浮现出鲁迅热爱的一面：《两地书》。女高音唱出了景宋(许广平)的怀疑、不平和平色的幽曲，听雨声沥沥”。男高音唱出了鲁迅的心声：“苦难与人生连带，/前途很远，/最易遇到两大难关：/一是歧路，/二是穷途，/我却还是踏进刺丛。”感情深切之后，俩人对话开始风趣，鲁迅称景宋“小鬼”，景宋笑鲁迅“孩子气”。最后是“谁谓体贴甘如饴”，“此中甘苦两心知”。在合唱“两心知”中结束。

尾声“魂”，与序呼应，交响诗在荡气回肠的旋律中达到顶峰。

一个半小时激越昂扬的演出，使观众身临其境感受到贯穿于音乐中的振聋发聩的呐喊，融入上个世纪30年代民族奋斗与崛起的滚滚浪潮中去，体味了已在天上81周年的民族魂——鲁迅先生所呈现的中国精神。

稍静一刻，全场爆发出雷鸟般的掌声，还有年轻人激动地欢呼起来。演职人员三次谢幕，才终于收场。

鲁迅本色是诗人。用交响诗表现这位伟大诗人，是再好不过的了。当然，也有极大难度。鲁迅绝不是一般的诗人，他具有极其深刻、复杂的思想内涵和哲学深度，也就是“精神诗性”。鲁迅研究持续近百年，许多问题仍然没有研究清楚。用诗，特别是用音乐中的高难体式——交响诗表现他，难度就更大了。鲁迅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秘书长周令飞先生

五年前就开始策划，得到中国文联、浙江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作曲家叶小刚先生青年时代就熟读鲁迅，热爱鲁迅，对鲁迅作品中包含的民族精神和中国魂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至今清楚地记得第一个月的工资去向——用全部工资买下一套鲁迅作品全集，此后反反复复读了很长时间。1980年，还是大学生的他远游绍兴，特意在鲁迅故居门口留影。2015年接受交响诗创作任务后，故地重游，在同一个位置、同一个场景拍了照。朝花夕拾，黑白影像变成了彩色，白衬衫换成了蓝西装，房舍前已长起了大树，没有变的是石头栏杆和桥下涓涓流水，还有叶小刚脸上的欣喜之情。又多次参观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呕心沥血，竭尽全力。投入着非同以往的精力和心血。种种尽心尽力，学生郑阳都看在眼里，期待交响诗的降临。欣喜地说：“也许这是我最重要的作品。”

演出阵容也非常豪华，从指挥吕嘉到演员濮存昕和各位歌唱家全是世界级的大牌明星。以如此面貌在全球巡演，定会使命在肩，圆满完成。虽然还有可以进一步提高、完善之处，但是已经达到了目前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完美地表现了诗的鲁迅，又冶炼出一曲鲁迅的诗。

《书摘》杂志 2017年10期要目

冰心说：“《书摘》是我看过最好最有意思的月刊” 季羡林说：“《书摘》‘含英咀华’”

习近平讲故事	人民日报评论部	元朝是不是中国文化的一分子？	蒋海
我们低估了明清时期中国的科学成就	——艾尔曼访谈录	卢汉超 采访并翻译	[法]米歇尔·波尔特 娜塔莉·克拉夫特
黄遵宪，把手稿埋在日本	李芳	摩梭人的“婚姻”风俗	[美]克里斯托弗·莱恩 卡西尔达·杰萨
近代海上画坛掌故	冯天虬		
纳粹德国的焚书运动	[美]莫里·古皮提尔·曼宁	有意思的错字与无意思的较真	王国平
当代农村治理调查	贺雪峰	旧北京的自行车	白化文
北大老先生们的诗意	温儒敏	2017年第10期书摘荐书	

刊号：ISSN1005-2968/CN11-3039/G2 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零售订阅：全国各地邮政局
邮发代号：82-492 定价：10.00元/期
地址：(100062)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咨询电话：010-67078683
银行账号：光明日报社报业集团 建行北京光明支行 1100 1079 2000 5916 6188